



# 连队大饺子

■ 崔凡洪

过了腊八就是年。伴着年的脚步，我到一支部队采访。让我这个老兵印象深刻的是官兵掀起的训练热潮，以及在意见栏上要求各连队自己动手包一次饺子的倡议。

我对“自己动手包一次饺子”很有共鸣。这得从兵之初、我在连队吃的第一顿饺子说起。俗话说，好吃不如饺子。但上世纪70年代，部队伙食标准低、细粮少，平常都没啥荤腥，要可着大家胃口造顿饺子，全连就得啃好几天高粱饼子。所以，只有过年才能吃顿饺子。可以想象，过年这顿饺子是多么诱人。

1979年的元旦一过，排长就给班长提前渗透：要认真研究研究过年吃饺子的问题。要把这顿饺子包好、吃好，需要早做准备。

排长吃住在我们班。因此，我们全班同志都有一种优越感，干啥事都想争先进。班长几次把两个老兵叫到小仓库开会。我们几个新兵猜测，他们是在为包饺子备战呢。

班长平时爱捧本书看。那段时间，书也不看了，有空就跑其他班侦察。一天熄灯前，班长兴冲冲地向排长汇报情况，说其他班对包饺子这项工作还没有任何准备。

排长说：“你老在咱排转悠，能摸到啥情况？就包饺子的工作，我早给排里几个班长打了招呼，人家都在暗地里使劲呢！”听排长这么一说，班长显得很郁闷，连脚都没洗就爬上了床。

我们新兵躺在铺上偷偷喜乐，不就是吃顿饺子嘛，咋搞得跟打仗似的？

班长似乎发现了我们的活思想，从床上“呼”地坐起来，说：“对这项工作，全班同志都要提高认识，这不是简单吃顿饺子的问题，它比的是工作精神，赛的是军人作风。如果连包饺子都整不明白，打起仗来那还不得吃片汤？下一步，我们要积极调整战略。”

班长是说给我们新兵听的，也是在向排长表决心。

终于到了大年三十。上午，班长在连部开完会，回来传达了上级指示，并分配了任务。两位老兵还把这次会议精神归纳为“两讲”：讲全局、讲风格；“两比”：比速度、比质量；“两吃”：吃出战友情、吃出大团结。班长又补充说：“还有‘两防’，要防抢锅、防回锅。必须把饺子全部包完再到饭堂排号，不能弄虚作假。还有煮饺子跟作战一样，重点要掌握火候……”排长称赞班长，班务会开得有水平。

得到排长表扬，班长心花怒放，特意换上了一套新军装。

下午4点，战役拉开帷幕。炊事班给各班分发了面粉和肉馅。各班很快投入战斗，整个连队一片火热景象。班长和面，两个老兵变戏法似的把两样东西摆在桌上。一个是盖帘，一个是擀面杖。盖帘用铁丝制成外圈，用被复线编织成网，上面铺上白纸，撒上面粉，就可以摆饺子了。擀面杖是用钢磨截的，锃光瓦亮。不用问，这是两位老兵在小仓库偷偷捣捣出来的“装备”。

按照分工，排长搓面剂子，班长和一个老兵擀皮，我与另一个老兵包馅儿。与我同期入伍的两个新兵不会包饺子，便一个负责烧炉子，一个去总机值班。班长埋怨排长，面剂子搓得不均匀；老兵批评班长，面皮擀得薄有厚；烧炉子新兵平常都是自己卷烟抽，这会儿，一支接一支地从班长烟盒里掏烟卷。再看排长和班长，脸上不知咋蹭的，到处是面粉。大家你笑我，我笑你，那个乐呀……

我们班最先包完了饺子。班长带领两个老兵转入饭堂排号。我趁机走到走廊转了一圈，发现其他班还在战斗。看那擀面皮和盛饺子的家什，我就忍不住乐。有的班连水桶和锹把子都上阵了。

五班长是个精细人，他发现有的同志包的饺子造型太差，就不断地进行修复，无形中影响了速度。七班不愧为架线主力班，干什么工作都很强势，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的门板，他们班的饺子统一摆在门板上，横成排、竖成列，俨然是一个阅兵方阵。

经过侦察还发现，各班饺子包得

五花八门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个儿大、馅儿多，很扎实。还有个别班包的饺子简直就是包子。

室外，白雪皑皑；屋内，欢声笑语。年三十的饺子还没吃到嘴，可比吃了还开心。

热腾腾的饺子终于端上桌了。我有些纳闷地问班长：“咱班是全连第一个包完的，怎么煮饺子倒排了老三？”班长神秘地一笑，说：“连部是全连的首长机关，他们晚上还要加班，连部应该排一号；驾驶班都是老同志，一年到头很辛苦，应该让他们先吃上饺子。咱班是不是应该发扬风格？”随后，班长又说：“你们好好吃饺子，我去总机换班。”我们劝班长吃了饺子再去。班长说：“把我的那份饭盒里留着，好饭不怕晚。”

大年初一，全连又展开了军事训练。午餐，连队食堂也恢复了大锅菜，只是比平时多了猪肉炖粉条。班长进饭堂时，怀里捧着个饭盒。那是昨天给他留饭的饭盒。只听班长小声说：“我刚在炉子上热过了，大家每人再吃几个，吃了连队大饺子，训练场上当骄子……”看着那满满一盒饺子，看着班长灿烂的笑容，我的眼睛湿了。在班长再三催促下，我才将一双颤抖的筷子伸向了饭盒……

转眼40多年过去了，当时的饺子啥馅儿没记住，但连队大饺子的香却再也没有忘。

# 风雪高原

■ 郝勇

在西藏工作20余年，盘点过往，总有些故事历久弥新。尤其是春节临近，总会想起在外过的那一幕幕……

那是1998年除夕，在藏北羌塘草原聂荣县，经历了风雪迷途和车陷怒江等险情后，快冻成“冰棍”的我，终于追上了武警那曲支队运输分队。他们的任务是前往藏琼玛地区运送救灾物资，我的任务是收集先进事迹。

运输分队出发好几天了，但平均厚度超过半米的积雪严重影响了行军，他们必须一边凿冰铲雪，一边艰难推进，每天能前进10公里就算巨大突破。行进的艰难超出了预想，携带的食物很快所剩无几。当然，车上吃的、喝的应有尽有，但那是送给藏族群众的“救命物资”，饿死也不能动。这条底线，每个人都清清楚楚。

追上运输分队时，指挥员正在讲话：“同志们，粮食再紧张，还是必须确保年夜饭的丰盛和营养。今晚我们奢侈一回，红烧猪肉罐头煮稀饭，满满一大高压锅，管够！”指挥员略一低头，避开直往喉咙里灌的雪风，“卡拉山再高，也高不过人民武警的顽强意志。我们一定能战胜山高路险、雪厚冰滑、高寒缺氧等困难，尽快把救灾物资送到老百姓手中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”

“有！有！有！”官兵齐声呐喊。

“很好。下面，大家唱首歌，然后开饭。说句心里话——预备唱！”

整齐的歌声，穿过呼啸的狂风，在队上空响起，在雪山之巅回荡。

饭后不久，指挥员再次下达口令：“集体会餐，开始！”官兵遂在帐篷里各就各位。卫生员忙活开来，为大家挂上吊瓶。面对我不解的提问，指挥员说：“成天风里雪里，严重感冒跟我们展开了拉锯战。沿途海拔太高，大把大把的口服药也不管用，就输液还有



春节特别策划

# 我守护着万家灯火

■ 曹安 口述 朱雪梅 整理

# 高天厚土

又是一年万家团圆的日子，去年我是在那曲申扎县恰乡曲松普村过的年。那里海拔约5100米，零下20多摄氏度，管辖区域53万亩草场，背后是无入区。

当兵16年，我只陪亲人过了两个春节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脱下军装的我，再不能和战友们在连队过年了，而是一个人穿着没有肩章的军装，守着祖国的边防。

16年前的那个冬天，我从四川南充一个小乡村入伍。我所在的边防二团四连驻地，海拔4400米，靠近边境线。尽管那里缺氧、物质文化生活匮乏，可是在领导和老兵们的传帮带下，我逐渐明白，我是在为祖国守边防，心里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，工作处处抢着干。这一干就干了16年。四期士官服役期满后，我转业到了西藏自治区办公厅下属的一个小乡村入伍。

我们的对口帮扶单位有10个村，那曲申扎县恰乡的6个村是主战场。恰乡海拔大都在5000米以上，大多数时候是冰天雪地。即使在春暖花开时节，这里也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。恰乡离县城120多公里，离那曲地区300多公里，离拉萨就更远了。我们单位的每个工作人员，都会轮流到帮扶单位驻村。我当兵时曾患过两次肺水肿，老西藏都知道肺水肿在高原的严重性。但在接受任务时，我却只字未提。到了山上，寒风每天从早刮到晚，穿再多衣服都能打透。村委会挂的五星红旗，每周都得换一面。因为没几天，它就被风扯开了。

村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，照明是太阳能发电，晚上10点左右就不能供电了。取暖主要是牛粪。睡一觉起来，咽喉干燥，鼻子里全是黑的，被子上也蒙了一层灰。当过兵的人没有吃不了的苦，我撸起袖子，先打扫卫生。不到一天，就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春节前夕，我和队友们买了一些米、面、油等生活必需品，看望了当地的贫困群众。随后，一些人该回家过年了。但春节期间，村里要留人值班，村干部家属和孩子大多在拉萨，我就主动担起春节值班的任务。

那天，我们村的驻村队长提前返回恰乡，由于没有班车，我和副处长到日喀则火车站接人。下午从村里出发，到县里都是冰路。开着开着，突然“咔嚓”一声，车子陷进冰里去了。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天马上就要黑了。幸好带的电信手机还有信号，我赶紧向恰乡政府求救。大约7点多，我们赶到一辆越野车。开车师傅低估了险情，只带了用哈达缠绕的绳子。无奈，我又搭车回乡里，找了几户藏族同胞才借到一根钢丝绳，又找到几个热心的藏族小伙子回去。

到达出事地点已是晚上10点多。我们齐心协力地敲冰、绑绳、推车。天寒地冻，我们却累得满身大汗。经过一个多小时奋战，车子一点点被拉了出来。那一刻，激动、欢欣、重生、感激、五味杂陈。等到申扎县时，已是深夜12点多。我们赶紧找了一个旅馆住下，鞋袜都结了冰，脱都脱不下来，只能等冰化了再脱。又冷又饿，全身湿透的我们，不仅没吃成晚饭，连早饭也没吃成。说来很多人可能不信，县城里没有卖早餐的。等到中午，我们才吃了一顿热饭。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奢求，有一口热饭吃，已是相当幸福的事了。

有一次和恰乡书记聊天，他说那曲海拔太高，气候条件恶劣，很多人出去就不愿再回来。幸好这几年转业来的干部和士官不少，转业军人吃苦耐劳，为基层建设作了很大贡献。望着恰乡书记黑黝黝的脸和真诚的眼神，原本因为转业而纠结的我，突然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。和许多战友一样，我只是一名普通军人。转业后参加地方建设，为边远贫困地区的藏族同胞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。这就是西藏军人转业到西藏，继续过着缺氧不缺精神的生活。

虽然脱下了军装，可我觉得自己仍是一名军人。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，为祖国守边防；不过是换了一种身份，为自己所热爱的这片高天厚土奉献青春。

# 春的消息

■ 尹栋

当过兵的人，对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春节，尤其难忘。

28年前，我在北方一个小县城当兵。大年三十这天早饭后，我们这些新兵在班长带领下，早早围在一处等着捏蜡花。只见班长用右手蘸一下桶里的凉水，五指微张，再用指尖蘸少许加热后融化的蜡油，快速将手拿出，冷却数秒，趁余热并拢五指，在丁香树上随意选择一个枝条，将凝固在指尖上的蜡水顺势粘在枝条上。一朵栩栩如生的蜡花像赶上了春的花期，如约绽放。

在班长的示范下，我们也捏起了蜡花。起初，因不得要领，捏的蜡花不是变了形，就是被蜡油烫了手。一不小心，蜡油还会溅到作训服上。动作娴熟后，就能随心所欲地捏蜡花了，想捏几瓣就捏几瓣。一根根枝条擎着一朵花或一团雪，就像一幅迎春的画卷。

捏完蜡花，就该准备年夜饭了。

饺子，既是年夜的序曲，也是新春的祝福。包年夜饭饺子，大概是连队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了。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，我们挽起袖子围拢在餐桌前，一边包饺子，一边听来队的嫂子们说着家长里短。这时，连长爱人把一枚洗干净的硬币包进饺子里，说在老家有个传统习俗，谁吃到包有硬币的饺子，谁就是一年中最有福气的人。

我心想，连队百十号人呢，谁能幸运地吃到它呢？

会餐开始了。由连队干部和家属烹饪的一道道特色菜，摆满了餐桌。指导员热情洋溢地致词，为万家团圆、为祖国守岁的祝福声，久久回荡在饭堂里。

晚上8点，一串串灯火映红了营区。连队哨兵带着一身寒气，准时回到连队看联欢晚会。全团所有哨位，都由干部正式上岗。

零点钟声敲响后，放完鞭炮，一盆盆热腾腾的年夜饭也端上了餐桌。随着“开饭”口令下达，全连官兵齐刷刷地伸出筷子。大家一口一个饺子，吃得满嘴流油。浓浓的年味，在每名官兵的唇齿间升腾、翻滚。

我心里惦记着那个包了硬币的饺子，等了半天，也没听说哪个人吃到那个象征福气的饺子。正纳闷时，听见连长说：“全团实弹射击考核，连队命中两具靶靶，一班立了大功，这半盘年夜饭饺子奖给一班的同志。”连长说着，把饺子端到了一班桌上。一班战士刚要伸筷子，班长突然“咳嗽”了一下。战士们看着班长小心地端起那半盘饺子，送到了二班餐桌上，嘴里说着“二班……更辛苦”。二班长瞄了一眼饺子，又小心翼翼地端到了三班餐桌。三班长端详了一下，旋即把饺子端到了四班餐桌上……半盘饺子转了一大圈，最后又回到了连部餐桌。指挥班班长说，嫂子们平时付出最多，最辛苦，这饺子应该奖励给嫂子们。

文书代表全连战友，把那半盘饺子推到了连长爱人跟前。连长爱人满脸热泪，把盘子推到了餐桌中间。

这时，连长再次起身，把饺子一个个放进了保温盒，说：“今夜，指导员和一排长为祖国站哨守岁最辛苦，这饺子留给他俩吃。”

饭堂里，新兵和老兵都泪流满面。因为，他们都发现了一个秘密：那半盘饺子里有一个圆圈的，捏了花边的饺子，格外醒目，像他们捏过的蜡花那般好看。而每一个花边里，仿佛都藏着春天的消息。

插画：李振格  
制图：周格格



# 长征

第4742期

